

◇尘世写真

爱吃宵夜的人比较幸福

[广州]陈思呈

小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,就是深夜的时候,父亲带我到街头的小店,买一碗炒糕粿当作宵夜。我和父亲一起看着炒糕粿的人,在昏黄的灯光下,洒鱼露,打鸡蛋,加葱花,整条街都是香气。那就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候。

多年后,有一次白天我在饭店请外地的朋友吃饭,看到有炒糕粿,我竭力向朋友推荐,说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宵夜,你们一定要试试。菜上来了,那份炒糕粿看起来与小时候一模一样,但吃进嘴里,竟是平常无奇。就是普通的鸡蛋、淀粉,再加一些浇头而已。为什么它竟然代表了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呢?我想,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夜晚,与家人团聚在一起挤在灯光下的夜晚,使这道平常的食物变得不再平常。

长大之后,我依然是一个戒不掉宵夜的人。尤其是夏天的夜晚,约一两个好友到街头吃烧烤喝啤酒,或者一个人工作到深夜,在万籁俱寂中兑一杯梅子酒加气泡水,再加入沉瓜浮李,然后拿出可乐鸡翅、干烧鱿鱼……这个时候的迷醉,不知是来自梅子酒,还是来自夜色。

其实,与其说我们爱宵夜,

不如说我们爱夜晚。因为我们创造了宵夜,所以拉长了夜晚。当我在灯下煮一碗泡面,外面是沉沉的夜,一种错觉降临了,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空,仿佛第二天会在很遥远的未来,我觉得自己完全属于自己,我想起了很多往事,我想写诗。

读大学的时候,跟我关系最好的朋友就是那几个经常一起吃宵夜的人,工作之后也一样,如果要一起吃宵夜,那必须是可以胡说八道,或者可以一言不发,总之就是相处起来最轻松的朋友。

我如今生活的广州有一种宵夜非常疯狂,是在凌晨两三点,用刚刚宰杀的猪肉和猪肉内脏来煮砂锅粥。有一天,我约了一个好朋友,我们先是徒步了半小时,然后再悠然地坐在江边的大排档口,吃着这碗著名的夜粥。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一次宵夜的实质:在这本应该给予睡眠的时刻,我们却在外面闲逛,吃东西,这说明,两人第二天都没事。也就是说,即便我们现在要逛到天亮,也完全可以。而能与我同时拥有这一切的朋友,并且还有同等的趣味、闲情,同等的口味和疯狂,不早一步不晚一步,在生命中遇到了,这是何等的奢侈?

好朋友一起吃一顿宵夜,连在和平岁月里都算是一种难得的奢侈,在艰难时世里,更是命运额外的恩赐。就像杜甫在卫八处士家里吃的那顿宵夜: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”那是逃亡中见到老朋友的一顿饭,黄米饭和韭菜有着格外的安稳和美味,而一起吃这餐饭的人,是一种过命的交情。

宵夜虽然不健康,但人生难得几回欢。爱吃宵夜的人,往往有着一种松弛感。他们不介意偶尔的放纵,对生活的态度可能更有弹性一些。这样的人,当然更容易幸福。梁实秋为了享受一口北平羊头肉,直接把一碟羊肉端到了被窝里吃,够松弛了吧。《纳尼亚传奇》中,当“黎明踏浪号”把凯斯宾他们带到“阿斯兰餐桌”,作者评论,如果宵夜过于漫长,就当作第二天的早餐吧——松弛得甚至可以给一个事物重新定义。

苏东坡有一次“夜饮”,吃吃喝喝弄得太晚,回家发现家童睡了,门被锁了,他只好在门口听江声,感悟到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——如果苏东坡没有那份松弛,他就不可能夜饮得那么晚,不可能不带钥匙,不可能叫不醒家童,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听到这些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句子了。

◇百业滋味

稳住,高处才立得住

[扬州]木痴

一栋高层写字楼立在路边,我的表弟谢满仓和另一名“蜘蛛人”悬在外墙作业。两根安全绳从楼顶垂下来,各吊着一方小小的吊板,托着两个人。

他身上挂满工具,半蹲在吊板上,一手攥紧绳索稳住身形,一手慢慢擦拭墙面污渍。高空风一阵阵吹过来,混着街边小店呛鼻的油烟味。他只顾埋头干活,汗水顺着脖颈不断往下淌,随手抹一把,接着忙活。

等他收工后收拾好装备,猛喝一大杯凉透的大麦茶,我俩坐在梧桐树荫下闲聊,我终于明白他干这一行的酸甜苦辣。

谢满仓告诉我,干蜘蛛人这一行,光胆子大远远不够,有着实打实的安全准则:锚点固定牢靠,绳索松紧适度,把控好重心,人才能站得稳。一旦风向突变、重心偏移,吊板来回摆动,行内把这种险情叫作“摆漂”。人晃得头晕心慌,心很容易乱。

刚入行那会儿,心底那份悬空的恐惧,没人能替他化解。他还记得第一次上墙,大风扫过来,吊板左右摇晃,他浑身紧绷,手脚僵硬,连呼吸都放轻,满心都是悬在半空的惶恐。

为克服这份恐惧,他私下去公园荡秋千。夜色安静,晚风清凉,秋千大幅度起落晃动,很像吊板悬空摇摆的感受。

荡到最高点时,脚下空空荡荡,他心口发紧,双腿发软。一开始他死死攥住铁链,全身肌肉绷紧。后来逼着自己放松,任由身体跟着秋千摆动,一次次直面心底的慌乱。

从畏惧不安,到逐步适应,最后坦然接受摇晃。适应之后,他先从低层楼宇做起,一层层向上尝试,慢慢攒下高空作业的底气。

高空作业,比拼的从来不是胆量,而是沉稳心态。这份沉稳,来自长年不间断的自律。年过四十,谢满仓依旧坚持锻炼,跑步、打太极、绑沙袋连续蛙跳,这些锻炼项目风雨无阻,从不间断。太极稳住下盘,长跑磨炼耐力,负重训练增强下肢力量。谢满仓实话实说:不求体魄有多强健,只求底盘扎实,扛得住高空突如其来的大风。

热风拂过楼宇,吊板依旧轻轻晃动。谢满仓悬在半空劳作时,时常想起师父那句朴素的叮嘱。师父说:人在高处,难免遇上风雨。唯有稳住身形、沉下心,才能站得稳,立得住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